



当代大学生长篇小说丛书

迷幻

Mi Huan

石 杨◎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大学生长篇小说丛书

迷幻

Mi Huan

石 杨◎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幻 / 石杨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6

(当代大学生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 - 7 - 5034 - 4953 - 6

I. ①迷…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8849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 5 字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 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壹

踏上飞机的舷梯,我好像才清醒:就要离开这个我恨透的曾让我万念俱灰的城市。然而十八年来我所有的故事都和它有关,那么刻骨铭心。颜肆见我望着机舱外眼泪婆娑,揽过我说:“又不是再也不回来,何必伤感?”

飞机庞大的身躯像一条巨龙在跑道上奔驰,它在不断地加速、加速,我的心脏跳动的频率也在加速、加速。瞬间那条巨龙便腾空而起,不断地升腾,离地面越来越远,地面的建筑物越来越小,直至看不见。紧靠机舱窗的我一直贪婪地俯视着窗外,我深知他和她在我进入安检区那一刻就已经不在我的视线,可我还是拼命地寻觅着他们的身影,尽管这一行为极为可笑。

飞机起飞的那刻,我悬起的心痛得紧缩,原来我那么爱他们。然而在这一刻以前,我讨厌过他们、抱怨过他们,甚至憎恨过他们,尽管他们是生我养我的父亲和母亲。

十几年之前,我与父亲母亲一同生活,三人同床共枕,分享相同的空气。房间狭小逼仄,生活寒酸窘迫,并无浮夸的萦绕,简单又充实。

那时自己尚是个稚童,并不懂得人间冷暖,只是隐约意识到我的生活与其他同龄孩子略有不同。何为玩偶何为零食只是模糊的概念而已,种种诱人的甜美食物在脑中仅是个轮廓,好奇也仅是欲望的最底线。

“妈,我想吃小食品。”

母亲背朝着我,没有任何言语。

“妈,给我买个玩具熊好吗?”

她仍然秉持着原来的姿态,就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

这些我还依稀记得，包括母亲那时终日不变的缄默背影。

这样的桥段在我心中留下了何等卑微的烙印。

尔后父母离异，我跟随父亲。有关离异虽说法众多，但原因却都大同小异，是母亲红杏出墙，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她转身背弃了家庭去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父亲为人老实且极懦弱，不是众多世俗女子偏爱的男人类型。他有自己的小风趣和形式简单的浪漫。

父母双方在还没真正协议离婚时，其实已与通常婚变家庭一样，彼此间感情早现斑斑裂痕，名存实亡。

那时母亲开始频频彻夜不归，我蜷缩在角落，望着黑暗正浓的窗外，是多么企盼此时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强烈声响能够打破眼前这黑暗中的宁静。父亲自闭得很，不愿同人交流，也不善谈，又乐意自欺，他每每和我一样在焦躁不安中等待着母亲归来。

我们每天晚上都如此地渴望着耳畔响起我和父亲都熟悉的脚步声。母亲开门时常常弄得房间噪声四起，起初我会欣喜地跑到门口，迎接母亲，又因过分地饿，大声向她说：“妈，我饿，我要吃饭。”

但这样的要求我只对她说过一次，印象之中她只对我说：“吃你妈吃。”说完她便脱下足以戳死人的高跟鞋，径自回到自己房间，大声地摔门，之后她在做些什么，我并不知道。

或许与父亲大声争执，或许安然睡去。

我的家没有温暖又不完美，那时我连最起码的温饱有时都不能得到满足。时而因过分饥饿而眼前昏暗，出现明显的虚脱症状。我不知向谁寻求慰藉，虚空从胃中直接深入心底。我并不完全是无助，只是失落，以及对以后生活的极度恐慌……

无论任何动物，在恶劣环境下长久地生存都会找到合理的生存方式，我也如此。感觉饥饿时便大杯地喝水，时而见客厅桌上的字条中夹杂着一堆零散的纸币，便抽走面值最小的那张，偷偷地放

入自己的口袋,在下一个母亲不归的夜晚,独自跑到楼下的便利店买些零食,用来解决暂时的饥饿。因为黑暗而过分恐惧,时常买完东西后发疯一样跑回家。我的恐惧无人懂得。少时的我承受这些难以言喻的痛,对我来说,是何等沉重与残酷!父母向来没有体会,也不会体会。因为他们忙于“内耗”,而忽略了我的存在与需求,所以他们无人知道我的感受。父亲偶尔会停下创作,蹲下与我视线齐平,摸摸我的发,那是我得到的最好的安慰。

朔方的冬日天寒地冻,前人曾毫不夸张地形容“冬天吐出唾沫就是钉”。

那年冬日也是如此。

我同往常一样,买完食品像身后有鬼追赶一样急匆匆地跑回楼道中。那时所住的破旧六层公寓楼道年久失修,灯泡全部坏掉,楼道内黑夜里伸手见不到五指。或许在这样逼仄昏暗的小楼道里常年走动已经习惯,走在楼梯上似乎就有了安全感,竟能独自在黑暗之中行走。突然一束光亮通过窗口射进楼道中,很刺眼,平日只有白天才清晰可见的楼梯轮廓竟在漆黑的夜中看得一清二楚。我本应凭借这束光进入家门,但这光亮吊足了我的胃口,想要知道是谁将那时眼中这庞大的机械怪物驶进我们这偏远贫穷的基本上是工人且又多为下岗工人的平日很少有小车进出的破旧不堪的老居民区的小院子内。平日里哪家楼前有车停留,哪怕只是短短的一会儿,邻居们也会投来好奇和羡慕的目光。

而窗外的情景比这车灯更刺人眼目,当我的目光定格窗外的一刹那,心像被人剜出般痛楚,我被电击般茫然地呆立在黑暗中。

母亲姿态忸怩地从黑色轿车里下来,妆容精致、衣着华丽,与那些偶然在街上遇见的锦衣夜行的女子出奇地一致。她与从驾驶席上一并下来的男人好一阵亲热。年幼的我只觉得这样的情景是那样不堪入目,母亲是那般丑陋。

我无言以对,只是内心无尽恐慌,像失重的小人儿,呼吸困难,动弹也困难。

我跑回家，冲进房间，蒙上被子，哭了一整夜。

那夜之后，我竟再也不会焦虑地等候母亲时有的早出晚归，而父亲还是一如既往，显然他并不知情，我没有告知他这样的秘密。我内心对母亲的厌恶已经不能遏制，开始讨厌她的嘴脸，哪怕是她偶尔的和颜悦色。等待中的父亲还在不停地碎碎念，他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母亲的名字，自语着：“怎么还不回来？又去哪儿野了？可我怎么就是没有能力管得住她？”这些都令我足够厌恶。

“好了别说了。”我这样制止父亲。

可父亲终日听不进任何人的任何劝言，他只昏天黑地地存活在自己虚空的无限遐想中。他想着自己是王也罢，自己会守住母亲的一切也好，但幻想终不能成为现实，父亲对母亲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了泡影。

最终“红本换蓝本”时，我对父母二人并无怨念，反倒觉得终于解脱，终不再夹在其中饱受他们两人僵死的生活蹂躏，除了难过竟什么也没剩下。

如果分离就再没有争吵，如果分离就再没有伤害，如果分离就再没有谎言，如果分离可以解决眼下一切躁动与不安，那么，请一定分开。

那年九岁，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或许我从未真正拥有过。

好像就此看穿未来的一切，悲伤吃了我，也就无心流泪。

我随父亲走时，母亲只是拍拍我的肩，对我说：“我还以为你会怎样痛苦，会做出什么胡闹的事，然而你不哭不闹，倒是出乎意料。”

说完她便回身款款上车，扬长而去。

她一直就这样的性格，心如止水，想做什么就去做，不会与任何人商量是否稳妥，来去之间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眷恋之意。

我不恨她的背叛，不排斥她纸醉金迷的生活，不羡慕她已不年

轻却拥有的所有资本。只因我是她的骨肉，她是我母亲。那时我甚至这样想，或许这样的骨血关系于她已无关紧要。

我感到恐慌，拉紧父亲的手，想让这只手温暖我，我的指尖已经冰凉，可面对这结局我无能为力。父亲为我这一举动感到惊讶，因平日我从不允许他同其他父亲一样，拉着自己的手走路，我厌恶一切亲密接触。

天凉了，雨下了，她走了。

贰

“若你觉得难当的话，我可以马上离开。当然，我深知你一直痛苦，因我是你很大的累赘，让你整日痛不欲生，你会恨我。”我平静中带着某种挖苦。

“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难挨之事，你有怎样的想法，可以和我直接说，并非要这样极端地对待我们的关系。”我在他的语气中感觉到了无奈。

中考后，十五岁的我决定离开他。

与父亲独处近七年。这期间偶尔看望母亲，看她阔太太的生活颇有情趣，而我却全身不自在，因而一味地与母亲疏远，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能用什么单位衡量。而两千五百五十五个日夜换来的竟是对父亲出奇的厌恶。难以想象，若男人像父亲一样，连表达自己意愿都觉得艰难困苦的人，是否可被称作男人。他只会整日蜗居在自己的房间，除上厕所外，他竟可以整日蓬头垢面地坐在电脑前吃着泡面写所谓的什么文字。

“你也知道，我从未虚度过我的时间，我珍视它们如生命，我想用我的余生赠你日后美好生活。谁想上帝不眷顾我，我赚的星丁的稿费颇为不易，目前我所有付出也仅是支付得起生活费而已，我

深知作为男人这又是何等无能。但眼下一切皆为天意，我不知如何改变这些。你若觉得现在的生活空间不合你意，和我在一起你在受苦，你随时都可离开。我虽不希望这样，但我理解，也许这是逃脱困苦的机会。你母亲不是已经逃脱了吗？那你们都走吧，你随她去，这没什么不好。”他的语气在无奈中透露出悲愤。

一时间我对他的话语无以应对，便脱口而出：“你的文字中曾否出现过‘苟活’这样的辞藻？我倒是好奇。”我竟不知自己是在嘲笑还是在挖苦。

“我承认我懦弱，也承认懦弱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的文字从未出现过那样的辞藻，那太晦涩，我也从未想过苟活一生。我每日辛苦地爬格子，就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我没有获得成功。我甚至认为这一切是命中注定之事，可我依旧在写，我一直企望某日生活惠顾我，给我人生一个完美交代，因我不想苟活。可我并不成功，你母亲因此背叛离弃了我，我别无选择。我是你父亲，我体谅你所经受的或许不幸的一切，但我无法接受你的不屑与讥讽。你的名与利还有那些欲望我无法满足你，你可与你母亲一同追求你们的奢华，因这些我不能给予你们。你勇敢，你乐意说出自己的意愿，不愿再与我同甘共苦，那我们各活各自吧。我与你们分明是两种人。”

我是去追随母亲的奢华，还是到那里找回自己的母爱？我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而这又让我怎样回答父亲？我没有合适的借口与托词。我是苍岛，难过时我只会逃避。

七年前，法庭上，正面坐着的法官脸上毫无表情地问我：“选择你爸还是你妈，你自己做主，你自己的意见很重要。”

九岁的我毅然选择了父亲，当时没有半点犹豫和含糊。

那时我不能容忍母亲的一切，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言谈举止，在我少时的眼里都是丑陋与不堪，甚至是最极端的罪恶，不可饶恕，也无法容忍。我排斥她、厌恶她，她让我觉得可耻。

母亲当年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过对家庭对父亲必会不离不

弃,可最终与初衷背道而驰。而我现在与母亲当年一样,选择了离开,选择了背弃。我不知这一举动是否也可称为可耻。

为了叛离以至于我现在开始理解母亲,并强迫自己去接受她的一切,随她生活。而我并未觉得自己丑陋,更没有罪恶感。时间多么可怕,它就像一个魔方,可以颠覆美与丑、模糊爱与憎,对此我有些迷失与惶恐。

刚才他一口气和我说了这么多话,而且语言如此激愤犀利,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甚至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父亲就是那个终日郁郁寡欢的父亲。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不是母亲太果敢、太善于表达,而遏止了父亲才智的发挥?还是母亲太任性、太霸道,父亲太爱她,就一味地迁就她,久而久之,父亲就没有了棱角、没有了心性,就木讷、就猥琐了呢?如果父亲没有与母亲在一起,或许他会是个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大才子呢。现在我才发现年纪越大,我越无法读懂他。

不难看出,我的话刺伤了他,他在悲愤中表现出极度的不满和责备。

“比起母亲的现实,你更悲哀。你又不是不明事理,你可以改变……”

“你的行李已经整理好,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去你母亲那里。”我话还没有说完,他便生硬地打断了我。他不想再听我那些苍白无力的道理,我看见他脸上极度厌倦的表情。我知道他沧桑几十年,怎么会不明白我说的那些讲给小孩子的道理呢?

“不用,明天我自己去。母亲那边已经联系好,你不必为我操心。”

“那你……你知道我最喜欢的王家卫的台词是什么吗?”

“不知道。你说。”我忙乱地整理着行囊。他在我眼前来回地走动,他的脚步没有任何规律,杂而乱,两眼无神,茫然地看着前方。

“我曾听人说过,当你不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

不要忘记。”他用几乎只有自己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

我停下手中的一切，抬头望着他，那张我再熟悉不过的脸让我瞬时感觉陌生起来。只见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是那种痛苦大于失落的表情。我的心顿时也随着他脸上的抽搐而抽搐起来，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痛，却只会用生硬的强笑来直面他。我深知自己刚才的言行对于他来说是怎样的伤害，他痛楚，他的心在流血。时至今日我才看到父亲懦弱无力的另一面，他太过于钟情。他仍念着母亲，这是致命伤。他也不愿我离开，我在他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上又来了一刀，我是他胸口的第二道伤疤。但他从不表达，他将伤口留下自己舔舐，留给我的仅是一张风平浪静的脸。或许这正是他掩盖在懦弱下面的一种博大，而他的这一点恰恰被所有人忽视，尤其是母亲和我。因此，他对母亲都能如此包容，对我还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

其实，我并非难以忍受现在的生活，只是对于生活厌倦又腻味，一切索然无味，难以找出贴切的形容词来形容我的感受。我在各种精打细算斤斤计较中累了，只渴望一片新天新地，换一个新的栖息地，逃离这苦楚。可能父亲并不懂，我十五岁，就倦了生活中的一切，对未来无助无望，却又无法奢求他改善一切，这些话我只能在胃肠中慢慢消化，无处倾诉，所以，我选择了背叛，正如父亲所说，和母亲一起去追求浮华。

翌日清早，我自己拖着拉杆箱急匆匆地走出家中。与其称作出走，不如说是逃离，因我害怕看见父亲因痛苦而抽搐变形的脸。此时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深爱着他，他的痛苦会让我惧怕、让我痛心，也让我不敢面对。我对他不满也好，嫌他懦弱也好，我终究爱他。毕竟这七年的时间里，他既当爹又当娘，我们相依为命，实属不易。

而这七年中，母亲的作态言行，我竟看不出丁点儿爱意。我迈进她住所里的冰冷感，同她聊天时无助的心酸，对望她深邃的眸子，竟没了眼泪。一想起这些，就对以后的生活没了任何奢望。或

许与她生活会比与父亲一起生活更让我觉得糟糕。我这样想。

“闹够了就回来，我一直在这儿，你知道。”父亲在我临走时这样说。

父亲接下来的漫长等待，定是一场空。他拿起便放不下的所有，最终一一放下他，然后各奔西东，与他隔绝。这是他致命的悲哀，是他的性格造就了他的悲哀与命运，还是母亲的超强欲望酿成父亲心酸孤寂的悲剧？这道是非题太难选择。

我离开了曾留有我童年幸福和不幸的家，这里埋葬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并不渴望我的青年继续在那里度过。现在那里不再被称作家，没有生机没有生气没有温暖也没有我所需要的那种暖暖的爱，这里只是父亲生活的坟墓，他命中注定最后只孤身一人。我带着这样的悲哀离开了这个不曾幸福的家，还有我的那个懦弱自闭的父亲。

去往市郊别墅的路上，我一直难以平静，内心波澜起伏，耳畔一直回响着父亲刚才的话语。

叁

“你就是贤生经常在我耳边提起的苍岛。果真名不虚传，同你母亲一样漂亮精致。你看你们，眉宇之间散发的气息都那么相像。以后这里就是你家，不要拘泥客气，你可叫我叔叔，也可以叫我伯伯。”

眼前这看似五十出头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确实拥有母亲喜爱的性格，爽朗幽默，他的话让人舒服。

母亲最终会选择离开父亲委身于他，我想除了他性格的魅力外，他所拥有的财富也定是吸引母亲的十足亮点吧？母亲果真还是母亲，少时我心中的她神勇果敢，时至今日这种印象还没有改变。

“许久不见，宝贝，近日怎么样？”母亲在调杯中的黑咖啡，我坐在沙发上。

她亲昵的问候中掺杂一种陌生而又牵强的成分，我背后生起一股冷气，不寒而栗，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我渴望从母亲那里得到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的充满母爱的情感，而她给予我的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感。

可我还是把心中所有都倒给了母亲，我不管这话是否该向她倾吐：“还好。只是难以忍受父亲过于拘泥的性格，整天睁眼闭眼都是他。他整日埋头写作，很少与我说话，我已憋闷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他现在怎样？你走了他是不是会……”母亲欲言又止，我看见她眼睛的余光射在那中年男子的脸上。

“他当然不想让我走。他需要你，也同样需要我。只是他不善言表，或者他不愿言表，我们都理解，但我们都不能正视或不愿正视他。这几天他的风湿病又严重了些，他又不肯去医院，只能随他执拗好了。”尽管我并没撒谎，实话实说，然而我居心叵测，用意是坏的，我想让那男子不自在、不好受，甚至会愤怒。

坐在母亲身旁的那男子笑笑，他笑得与母亲如出一辙，自然亲切中蕴藏着一丝不被人察觉的傲慢。他脸上没有一丝不高兴，而是用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极平常的语气说：“要不明天派人带他去医院看看？有病怎好挺着。”他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母亲。

姜果真还是老的辣，他不动声色就让我一败涂地。或许他用这种软刀子在向我示威，证明他是一个男人，当年母亲可能就是在他的这种软刀子的胁迫下心甘情愿就范的。

他如此的肚量和坦荡的胸怀，尽管难以判断真假，可又有哪个女人不会感动得流泪？眼前这男子完全有别于父亲，父亲把一切憋在肚子里自己消化，自己品尝生活个中滋味。而他能先声夺人，不露声色地把自己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意愿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以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在他心中认定自己就是王，他微翘

的嘴角是他高傲的特写，他眉宇之间体现出一切志在必得的霸气，似乎他人仅是他命中一颗微小的尘粒，无关紧要。他把自己一切真实的东西挥发在空气中，让人看不见、摸不到，一脸谦恭和善。

我对那张笑容可掬而陌生的脸感到恐惧，不想再和他啰唆什么，起身准备上楼，便对他说：“我和父亲在一起已经懒散成性，也许你会看不惯，以后的日子长着呢，望您谅解。”

“好，没关系。楼上的房间随你选择哪间。行李不用你自己拿，保姆一会儿会放到你卧室里。你看上去有些劳累，脸色不好，冲冲澡再睡一会儿吧。中午时我们餐厅见，你妈妈今天要亲自下厨，为你接风洗尘。”

原来母亲也会适时地放下姿态，做完美的主妇。

来到母亲这里的第一个夜晚，午夜梦醒，梦中全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从梦中挣扎出来，虚幻一场。从床上坐起，愧疚感突袭全身，弥漫在整个房间，我无处可逃。

父母这场不见硝烟的婚姻战究竟存在怎样的意义？到底谁胜谁负？人不过是血腥的动物，欲望是人的本能，它会使人冲昏头脑，失去谁都在所不惜。在我眼里他们都败了，败给这世界，败给了欲望，败给了生活。他们太渺小，只不过是万物尘埃中一个小颗粒，还不及繁星中最暗淡的那颗——他们连自己都不曾照亮过。而我又何来自大的资本对父亲产生鄙夷之心？我开始憎恨自己。

如果凡事都在事发前就能自醒该有多好，可如此的话又何来悲剧之说？不管怎样，我现在还能如何呢？和当年选择跟随父亲一样，现在选择离开父亲，还是自己的选择。

次日早晨，母亲进入我的房间对我说：“你今天不用上学。”

可以不上学当然是高兴的事，这在平日我会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会感谢上帝今天怎么这么慈悲。然而此时此刻，我兴奋的神经并没有被调动起来，因此我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高兴，或许不久发生的事会比上学更痛苦。

餐桌上无人说话。母亲与那男子故作姿态，优雅而又慢条斯理地吃着吐司，小口抿着尚是新鲜的牛奶。

一眼就可看出我初来乍到，这家中的规矩还不懂得，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完全是个局外人。我一个人囫囵地吃完，桌对面的二人口腔仍缓慢地蠕动着。我笨拙的动作让一旁的保姆都忍不住发笑。在我眼里，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顿简单的早餐而已。十五年来我都是这样吃的，有什么可笑的呢？

“不要笑话她。她初来乍到，一切还不适应。”

伯伯像是自语，其实他在同保姆说话。可我听来却是言中有意，羞辱感立刻涌遍全身，感觉满身血液冲撞胸膛，我努力咬住有些哆嗦的下唇，没有言语，那一刻我开始后悔来这里受辱。

也许他看出了我的心理，恍惚中那声音又从餐桌对面飘过来：

“苍岛，这是你的家，没有见外不见外的说法。家里除了我与你母亲，这里就属于你。我无子女在身边，又巧你的性格令我喜欢，我会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你做什么，随着性子去做，不要让自己为难。你骨子里的野性，我很欣赏，青春期孩子的野性最讨人喜。不必在我面前特意隐藏什么，这样日子久了，你会崩溃。”伯伯慢条斯理地说着，我听不出他这是在善意地开导，还是在教训，或是在讽刺挖苦，我将目光投向母亲。

母亲没有言语，也没有看我，如陌路人般继续咀嚼着口中并无多少的食物。

我怎样才能把她看透？当年她对父亲所谓的不离不弃也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的甜言蜜语罢了，这才过去几百个日夜，她不可能把曾拥有的那些都遗忘得一干二净，她冰冷的外表下究竟有一颗什么样无法融化的心？我在心里抱怨着母亲。

母亲拾起桌上的纸巾，蜻蜓点水般擦了擦嘴，拿起身旁的手袋，对我说：“吃完了没有？吃完了我们一起出去。”

她没有与伯伯打招呼，似乎他从不存在，或许她在同伯伯生气，可她脸上竟没有表情，我看不懂她。

“好，我们走吧。”我站起身。

“去帮我提车。”母亲把车钥匙递给我。她手臂白皙细长，不知一直在做什么保养。

我原地怔住，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没有去接母亲递过来的车钥匙，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哦，我忘记了。”她尴尬地咧咧嘴，拎着手袋穿好鞋推开别墅大门，风风火火地径直走了出去。

我紧随其后，小心翼翼地跟着，脚上是一双满是灰尘的球鞋。

“回来后你吩咐保姆把你这鞋子扔掉，别忘了。”她漫不经心地瞟了眼我的鞋，发出咂嘴声，“我们去给你买鞋吧。”她如是说。

“如果今天一同出行的目的是逛街给我买体面衣物，我认为那大可不必。”

“不是大可不必，而是必须。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与街上的混世青年有什么不同？你现在这样子不是我理想之中的模样。”

她娴熟地驾着车子，不时看向我，脸上掠过几分无奈。

“一天之前，我一直这样子，那你在干什么？七年之前，我比这样子还邋遢。你那时从不对我评头论足，那时你从未说过我的模样在你心中如何如何。”我向她撒气，用带有挑衅的口气抱怨道。

“你在抱怨？我是你母亲。我所作所为都是为你着想，你也用不着在我身上花费心机钻研我究竟是怎样的女人。我在做些什么我深知，你尚是个孩子，你不懂的太多。”

她开始沉默，不再与我说话。她真生气了，我承认自己的实话让她难堪。

我只想做一个素面布衣沉默寡言不求奢华的小人物，我不想把生命寄托在茫茫的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那是生命的疾患。可就是因为她我才有现在的结果，我有一万个理由抱怨她。

车子拐向另一个街角。

“下车。”是母亲冰冷的嗓音。

地点是距市中心不远的街区，这里享有全市最为灯红酒绿的

夜生活，是迷乱之中欣赏摩天楼外灯火阑珊的极佳去处。奢侈品店彰显着奢侈，街道四面耸起的高大建筑似夜中显形的巨大怪物，吞噬了本该宁静的梦。

以前我们路过此地时，都以最无能的方式黑着脸心中谩骂着橱柜中用家人一年薪水换不来的手提包应该烧掉，接着迅速走过。

而母亲现在也加入了锦衣夜行风尘仆仆的女子行列中。她们都是如出一辙地相同——只有奢侈才会填满空虚的欲望，饱腹感却从未有过，只有不断填充、不断地摄取，激情永不衰竭。

母亲与那些女人唯一不同的是她桀骜不驯的性格，卑躬屈膝矫揉造作她做不出，她用极为隐忍的态度，对一切事物似乎都漠不关心，因而反遭众人误解。或许也只有我懂得她。

同时我也同样懂得，母亲对我的深爱与父亲截然不同。父亲常以最露骨的方式表达他认为最心底的情感，时而又掺杂着各种无奈与焦虑，感觉我似乎成了他永不能摘下的包袱。这也是我逃离他与母亲一同生活的原因之一。

而母亲一直把自己藏得太深，模糊了我的视线，几乎捕捉不到她的爱。尽管我相信或说我愿意相信她是爱我的。

“现在的孩子喜欢什么？mastermind JAPAN？Dsquared2？”母亲把外套脱下，甩在我怀中，姿态妖娆地向前走着。穿得如此单薄，使她原本高挑的身材更加凸显。

“或许吧，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可以。若从鞋子说起，对女人来说，好的鞋可以带你去好的地方，遇见该遇见的人。这或许你还不不懂。”母亲回头朝我微笑，异常妖娆，刚才满脸的肃杀之气荡然无存。

母亲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朴素女子，眼妆精致，深邃的眸子中散出冷漠而高雅的气息。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现在是一个活脱脱的可望不可即的贵妇人。

“我当然不懂。我与你也不同，你是我母亲不是吗？”

“不是都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吗？你看你说的像什么话？你是